

宋文正公先生文集

七至九



范文正公集卷之七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序

太清宫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槩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細身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

平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人物益以宮題而成九
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竒高凌虹蜺清
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
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揚子雲
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
時騰照千載者矣戲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
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
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
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泮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
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

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
為序引以示方來爾泮既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
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
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
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
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
堅珉期於不墜泮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
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
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

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群
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
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
柰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
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為之長太息
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
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
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
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

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
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
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滄仲淹序

大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
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
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嘆
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
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

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為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為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仲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餽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為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

元元年知越州范滂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滂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畧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

神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仲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選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劔則無狀然一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

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
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
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
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
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
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
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
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
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
說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
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以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

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

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
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
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
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
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
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
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
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
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
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
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
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
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
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
雅探幽索竒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
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

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矢志之人其辭若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皇

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悒悒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

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
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
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
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說春秋序

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
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
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
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

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
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
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
之癖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
聖門宜循師道率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
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
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

廣大慈悲力啟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
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柰何業結障蔽深高
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
垂言以濟群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
摠為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
記之俾無流墜余慶曆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
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卹士命
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
之傳舍偶於堂簷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

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錄而世所希聞
者也余頗異之啟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為
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
頌也一尊七頌摠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
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真明之宗除煩惱障毒
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
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群
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
嘆一頌一悟以至卷終胃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

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鑒之聖則無
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
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錄藏之
厥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者達皆未見聞莫不欽
信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慧喆見訪因話此頌
諸聖祕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寶
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
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
范仲淹序

竇諫議錄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
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
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
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偁僖儀至
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
偁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父禹鈞家
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
修行緣汝無子又壽筭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

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
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
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
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
女及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
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
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
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堦側拾得
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

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
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
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
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
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
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
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為出金嫁
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
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

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
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
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
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宇南構
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
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
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
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
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

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
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
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
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
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
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
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
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
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

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評祖與竇公故人祖嘗錄於書冊以示子孫為
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
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參知政事范滄述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為聲聲之出也形而為言聲成文
而音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為
經考五聲之和鼓以為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
依樂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

在焉及乎大醇既醜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罔
存律呂脈分新聲間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
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
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於代者雅有存焉可
歌可謠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
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
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
弗至若以筵而撞鍾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

其火玉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
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
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
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
墨不進曲直終非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
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
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
十門以分其體執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
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勲者謂之紀功陳

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
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
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詠物
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
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
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
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
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
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

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
于門門各有序蓋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
者附焉畧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
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
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已之妍媸也所舉之賦
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
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
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
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
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
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
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范仲淹序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
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
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
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

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
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
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
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
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
於名教也泚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為
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
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
文以賁于丘園教育為樂明弟子由文行而進者
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
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
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
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
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
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

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嘆
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
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
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歎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
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
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
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
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
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

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
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
九流百家之說者蓋多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
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
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
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
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
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
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

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群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羊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高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

文正公集 卷之七
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
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
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
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
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
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
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

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
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
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霏雨霏霏連
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
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
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詭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
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
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

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
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
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
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
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
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

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
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
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
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
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
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曆甲申歲予叅貳國政親奉
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
明年春予得請為豳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
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

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惣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

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

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
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
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微不少差遲速重
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
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
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
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
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
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
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時
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霽等葬師于塔復
以師之言求為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
兮孰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文正公集卷之八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奏議

奏雪張亢

咸平六年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曾將公用錢回
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遊索之人自甘伏罪
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
覩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

入已更不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繼已發露亦不入已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僉判祕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襲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虢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侵使着

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

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

文正公集 卷之八
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辯滕宗諒張亢

咸平六年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彙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竊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

處置邊事亦無踈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畧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

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瓜牙之威
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
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
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
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連人
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
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
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
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當盛
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幸若令燕度勘問二人
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
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
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
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
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
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
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
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

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問滕宗諒
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
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
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
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
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賜貶黜免令臣包羞
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
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
一奏論或補三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作
君之式以補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
下不奪不疑况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
麤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
且畏人言臣無任祈
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論治道十五事

天聖三年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
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
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

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
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
當行之事而未知行之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
不至此盖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
不至此盖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
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
文章是故觀唐虞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觀南朝
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敝
則救之以質質敝則救之以文質敝而不救則晦

而不彰文敝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
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之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
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
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
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
人盖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從風可
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

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亂聖人當

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陣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少者未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

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叩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

元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其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

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帥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不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閣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閣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

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集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

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
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推聖
意詳之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勲之後
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
一墮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
蓋塞路賢與不肖例陞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
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
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
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

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
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
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
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
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廼相奔競至有訟爭而况
修辭者不求大材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
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
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
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福也

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
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
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
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
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
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
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
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

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
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
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
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踈賞罰
唯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
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
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
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踈佞臣柔順而易
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為直諫美言

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臣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其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方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万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望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

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

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機萬機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而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

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鑒與大臣議論可否
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
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
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
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
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
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
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
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
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

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

寶元元年

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
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
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嚴邊城實關內

康定元年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
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
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

文正公集
卷之八
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
關隔兩川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
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
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
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
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
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
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

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
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
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
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
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
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
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
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
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

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
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
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
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
下深計而緩圖之

責管軍舉智勇

康定元年

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總嵩纜亡人情
頗駭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徃彼朱觀既
去則廊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
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
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
臣僚人員等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如朱
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
專督管軍臣僚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
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
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
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
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

氣况西北二方將帥之關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為預備早加遷擢軍車亦宜動坐河貴備極水師

衆對可動轉才盡上封刺以計未賊立輝如限即

一名不必計外才首短治必為華遠購其翻界由

博曾官軍自餘特才盡中財國海境以入各舉

論元長軍出此因以出於大舉聖德

百餘人員其德以財國不舉以自坐京安以未

用之木至今能舉財國以財國入多財軍

之下曾天出主入員其德以財國不舉以自坐京安以未

論夏賊未宜進討

慶曆元年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過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

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饒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繼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尤未能失策

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飾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敕招携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鄙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末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賊吳差遠漢兵威迫可以

文正公集 卷之八 十九
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勝免
輕舉之失也

上攻守二策

慶曆元年

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
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
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
之巢穴曷阻河外非奇將不能殲至若寇邊常併
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
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
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
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
去則勿追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
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
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
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踈迂
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
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
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

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者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漠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来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有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廊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宮

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

降者斬得精强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

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以

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士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兵方穡事將係官閑雜并勸令近上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

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令為麟副使慶州

北都巡檢趙明令為東頭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

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

明斥候召援兵

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縣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八十里

白豹西去柔遠寨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餘里

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

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

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

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

其前

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

可用策應者居其次

任守王信

連王遇王文張宗武譚嘉震王守恩

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

張信張忠郭達張懷忠

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

周美張璨李緯楊廊

劉兼濟張繼勳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

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

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

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

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

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

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

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址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

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

馬東渡黃河北入嵐口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

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

已上三處內廊

府一路臣不魯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

如取下一處

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

還此稍為便臣謹議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

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

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

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

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

民力日以屈乏人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

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

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克國興屯田大獲地利

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

闢故不甚勞大功克濟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

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

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

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

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
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
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
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
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
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
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處許
蕃部進納
荒田以遷資鼎獎
或量給與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與擇
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

而備愈充雖夷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
所以言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
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
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慮
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
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
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
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

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再議攻守

臣切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採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

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
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
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
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
陷為賊境隔延安慶兵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姦
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
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
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
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

鳳州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
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
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境為義渠
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
胡蘆泉為軍壁址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
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為之限今策
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城斷
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
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

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
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於財
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
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
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
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
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觀赦文謂彼無驕動
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
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
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
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敢動
寇勢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笑不可不
大為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
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
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
將帥便宜從事拜先降空名宣敕之類恐可行之
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徃來之間或更
有人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徃復議論

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耻未雪而不欲
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耻益大賊或潛結諸
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
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
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
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
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
息天下之弊也

范文正公集卷之九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奏議

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

慶曆元年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勳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
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於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

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
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
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
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
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總遷當時用計脫
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養謀至元昊則
悖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
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
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

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
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
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駟馳尔今元昊
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心非
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
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兀
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
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
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

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順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跋珪石勒劉聰

文正公集 卷之七
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陁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明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啟之斯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

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墮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吾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

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
廝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利
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
志今復疆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
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
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
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
獲中國之利充於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
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

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
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
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
狀未彰情無壘害今既為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
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
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
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
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
堅求僭稱則乞朝廷荅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

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求兀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啟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戶則乞荅云靈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况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旦駟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賈販則乞荅云昨來戰鬪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讐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權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則乞荅云邊界熟戶生有讐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寨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尔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荅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

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効約束將佐
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
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
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罷擊宜無定
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
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
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
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
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

戶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
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
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
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
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
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
近於我自求內附內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
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
時不以小勝小劔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

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為晚邪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鑒

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邪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况即目邊上城壘經今春修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

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
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
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
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
筭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擢貳清班西事以來
供國麗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
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強梗未衰挾
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
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忘身世之安忘
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關
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
久之慮天下幸甚

徙涇原

慶曆元年

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
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言臣與
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
警言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
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

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

揀選往邊軍士

慶曆二年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有諸處鄉軍雇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填逐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

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之人即等第與剩負安排其逐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

文正公集 卷之九
指揮向下人員十將內揀選得力并武藝高強人
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
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揮內選
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有幹了軍員部
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士本營在
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揀選
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
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
旋開坐聞奏

揀武勇心力人

慶曆二年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
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
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
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
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
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內上等及識文字者差在
關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
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員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例滬遷安排有功劳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員之人有誤戰敵緣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議葬荆王

慶曆四年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

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屠之者其三曰自来勅葬多是旋生事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二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

畫一聞奏與降勅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
勅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
錢帛若干備苑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
孝德無虧光於史策其四曰自來勅葬枉費太半
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
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
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
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
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災異後乞合行六事

慶曆四年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
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
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
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已祇畏以
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踈決刑獄非
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
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
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三
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
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
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
事下悅民心上荅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
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為中
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
下幸甚

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
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
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
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
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
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
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
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
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
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

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
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
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
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
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
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
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紓慢政
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

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
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歛求盡公之
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產竭
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
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
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
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
選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
者各具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

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辯吏奸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調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遍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於朝廷者千

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况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

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
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
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
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
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
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
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
虛無所振糶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卹之實

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
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
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
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
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斗數目方
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
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
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七
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於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惟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罷武學

慶曆四年

臣竊聞國家置武學以來若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儻又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非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別立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強諳知邊事之人即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

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為將者取
三五人令經畧部管諸司參謀官員等密與講說
兵書討論勝策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
畧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虛張多
教人數

罷叅知政事知邊郡

慶曆五年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
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親手詔下問合用何
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即今西人議

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
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
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
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
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
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叅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
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
任

元昊求和所爭乞更不問

慶曆五年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併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

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畧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今西戎貪恠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綏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

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憂臣不勝
懇迫惶恐之至

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慶曆五年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
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
稱亦與元昊兵馬相煞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
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
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
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國今無大故何敢

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
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
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
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 今日
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
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可大疑五也又邊上
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
覷步谷口道路此又可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
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

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况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漠界併攻此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慶曆五年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

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
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
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
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
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
報今來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
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
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
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

寇河東亦足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
不入寇納誓書於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
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
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
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
兵起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事先且大議
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
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
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文正公集 卷之九
減武臣充提刑樞密院三班選人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驕盛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探事稅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

差遣令慣習邊事成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象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戎

文正公集 卷之九 二十四
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
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擇臣僚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理失
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
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
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
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
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

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
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
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
亂所由生若不急于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
憂也然自来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
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
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
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
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

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
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
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
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
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

職官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
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
官知縣一員已蒙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

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
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
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
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舉胡瑗李覲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
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
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
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者撰詞業而常教以孝

悌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
 聲教為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
 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觀丘園之
 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
 愛講貫六經莫不賡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
 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
 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

舉雷簡夫

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僉書秦州觀察判官廳

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
 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
 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
 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陳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
 上累次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
 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椀衣服後來趙瑜等並
 轉三資張信即未嘗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

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孽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為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

舉許元張去惑

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刻剝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切見殿中丞監在京權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

重賞重揮取索權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見張去惑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瀚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能精辦臣昨同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來陝西

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
慈差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
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舉杜杞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
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
伏覩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
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於裒
索唐太宗置弘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

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
今館閣臣僚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
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
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
丞章岷秘書丞尹源秘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
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
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
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
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

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
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僚供職經二
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
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
育人材無尚於此臣切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
英風特建秘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
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
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縉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
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
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食未暇
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
慈留意

四

